

福建師範學院圖書館藏書印

現代文學叢刊

日本戲曲集

章克標譯

中國戲曲叢刊

日本戲曲集

（附：日本戲曲）

九月印刷

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三八號
現代文學叢刊 日本戲曲集 (全一冊)

定價銀一元

實價八角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山 三等

者 章 克 標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
代表人陸費逵

者 上 中華書局印刷所

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埠中華書局

319

日本戲曲集目錄

同志(山本有三作).....	(一)
星亨(中村吉藏作).....	(四五)
阿武隈心中(久米正雄作).....	(一五三)
短夜(久保田萬太郎作).....	(一〇九)
修禪寺物語(岡本綺堂作).....	(二四七)
第一的世界(小山內薫作).....	(二七五)

日本戲曲集

同志 (二幕)

人物

橋口吉之丞 參加寺田屋騷動的薩藩的武士

谷元兵右衛門 同

林 莊之進 同

有馬 休八 同

堤 小兵衛 同

是枝 萬介 同

吉田清左衛門 同

永山彌一郎 同

田中河内介 同 中山大納言的家臣

同志

山本有三作

田中 礎磨介

同 河内介之子

監視的官役

時代

文久二年五月一日

從傍晚到夜間

場所

船中

第一幕

大型日本船，船尾艙房中。

右側是船尾的板木，左側用壁板隔離着，壁板上有作出入用的拉門，但從外邊下鎖着的。

正面是中腰的船板。這上部有開着方的小窗二，從那裏有夕陽的紅光透進來。室內立有粗柱一二。

切都有陳舊之感。

有馬站着，從小窗向外眺望，橋口捲起衣袖，谷元替他換着綳創的布條。堤是無聊地凭靠於柱上，林和

永山默然端坐着。是枝遠離入口，在一角隅的柱後，伏於地上，用鐵樣的硬物，不住敲着地板。又把耳朵貼着地板上，像是要聽什麼東西，吉田就在他近旁。年齡大都在二十三四前後，頂年長的永山也不會出三十歲。頭髮都結着薩摩風的小髻。但均不佩刀。

谷元（解完了橋口腕上的布條，向站在窗口的有馬說）喂，有馬。

有馬（回頭）什麼啊？

谷元 稍微閃開一點，有影子遮住。

（有馬無言稍退開。）

谷元（看着傷口）已經長出肉來了。

橋口（自己也看看）唔，靠你福，很好了。

谷元 但是，還痛吧。

橋口 不，已經不很厲害了。今天是第八日了呢。

谷元 已經過了這許多日子嗎？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，真懊惱啊！

永山 喂，不要說這些話。事體已經過去了。

（谷元停止了說話換綳帶。）

吉田 （對着用耳貼在地板上的是枝）怎樣？聽得到什麼嗎？

是枝 不行啊。

吉田 是浪大的緣故嗎？

是枝 打得這麼久了，決沒有不通的道理啊（再拍拍地敲地板）。

谷元 （卷着布）太緊嗎？

橋口 不，正好。

谷元 是的——啊，好了。

橋口 對不起。

谷元 （向有馬）喂，小豆島還看得見嗎？

有馬 不，早已不見了。

谷元 那麼，就要到備後灘了。

橋口 （獨語的樣子）啊，還要幾日呢？

堤（伸欠着）到那裏鹿兒島嗎

橋口 唔。

堤 你真是蠢才，你當做可以回故鄉嗎？

橋口 即使我不想回去，也得被送回去，所以沒有法子。

堤 所以說你是阿木林啊。你自己去的地方都不知道嗎？

橋口 說什麼話，這船不是直到薩摩去的嗎？

堤 喂，要想故鄉的事情，還是想一句辭世的絕命詩句吧。

橋口 用不到你多操心，辭世詩是在寺田屋集會之前，早就寫好了的。

堤 哼，寺田屋嗎？傻極了。

橋口 什麼傻極了。

堤 你不說那是傻極的嗎？

橋口 喂，你真心說這話嗎？那不是我們拼了性命去做的事嗎？

堤 所以是更加傻了，我們是那麼樣熱心的，結果又怎樣？不是只有像這樣囚禁在這裏嗎？

橋口 我不是說現在的事情。說策動那事件的精神。

堤 不行，不行。那有什麼用？我們都說着勸王哩，討幕哩，那些大話，歸根到底曾做了些什麼事呢？不是什麼也不會做嗎？不錯，我們因為要暗殺內通着幕府的九條關白，這回在伏見的寺田屋會集了。但不是未出門口一步，被藩遣來的人，都打倒了嗎？

橋口 那不是被征服。因為君命，所以一時忍耐着。來鎮壓的只不過八九人的少數，要殺了他們橫衝出去也很容易，可是他拱了手「拜懇拜懇」地哀求着，一方又覺得使主公就心是很不該的，因此暫時停頓着罷了。

堤 你和那時的鎮撫使鬪打了，負着這樣的重傷，也還不覺醒嗎？我們已經這樣被拘禁了，還說那迂緩的腐語嗎？

橋口 什麼？

谷元 咄，靜。

（外邊有開着重鎖的聲音。大家默不作聲。是枝也突然中止了敲地板。監視的官役走進來。）

官役 永山彌一郎在嗎？

永山（昂然地）在這裏。

官役 監查傳你去見。

永山 監查——好。（像已下了決心似的出去。）

（官役也退，接着是上鎖的聲音。隔了一回。）

有馬（不安心的樣子）叫出去有什麼事呢？

堤 大抵不是可想而知嗎？

有馬 可想而知——這樣的事，怎的會有這樣的事。

橋口 說永山君要被殺了嗎？說那種蠢話。

有馬 是這意思，堤從先刻起就這樣怕着。

橋口 倘使我們是要被殺的，決不會這樣送回到故鄉去。在京裏時，早就可以殺掉了。

堤 你們終久是無用老實人。這樣地被欺騙被陷害了，大家還不知道嗎？第一先把這回寺田屋的經過想

一想就可明白的。口稱君命來鎮撫我們的使者，是怎麼說了的？「請暫等待一下，主公本來也是同意的，

所以先回到邸中去，見了主公之後，再一齊出來，也不爲遲。」不是反反覆覆地說了這些話嗎？想對方是

同藩的人，更加是帶了君命來的，所以我們心中雖有遺憾，也把這一舉中止，回到錦小路的公邸了。但是結果怎樣？一進了邸內，不但不許見主公，反而立刻被拘押了。隨後四五日間的強硬的問答，結果還是懲戒了送回故鄉。不是一切都照這樣辦法嗎？所以這一次說是送回故鄉，其實誰知道到什麼地方呢？

谷元 不，那是轉錯念頭了。我們的藩是從先君以來就是勤王的家門，所以關於我們的義舉，必是有原諒而寬宥的。

堤 嘿，如心稱意的夢，你做吧（看是枝的敲着地板）。討厭，始終不歇地做這一件事嗎？

是枝 （無言擡頭）

堤 不歇手嗎？被巡察的人看見了是麻煩的。

是枝 放心好了，做得不使他們覺着。

堤 無論你怎樣敲去都通不到底下。

是枝 爲什麼？

堤 田中君是不在船底的。

是枝 不，沒有這事的。在河口上船時，我的確看見河內介君和磯磨介君被引導進這底下的室中的。

堤 不論那時候怎樣現在已經不在了

是枝 你爲什麼一定要這樣主張呢？

堤 田中君是我們的同志，倘使是護送，當然也到這房子裏來的。但開頭就故意打入船底的別一間房，不

是起初就不存好意嗎？這你不知道嗎？

是枝 不，這是你的誤解。田中君和我們不同，他是中山大納言的家臣，放在另一間房中，也沒有什麼奇怪。

堤 可是，現在不是那個主人都不管他了嗎？

是枝 不，不是離絕他們。因爲主人是公卿，怕着幕府，所以不來接受罷了。幸而本藩要保護他們，和我們一

同送到了薩摩之後……

堤 喂，是枝，我們現在也還是風前的燈火。況且是別家的家臣，又是被主人委棄了人，還有什麼安穩的呢！

吉田 真的已經被殺掉了嗎？

堤 唔，早就被殺掉了。

是枝 不，那是不會的……那會有這樣的事？

堤 不，這個推測不會錯的。倘使什麼，打個賭也可以。

橋口 堤，你說什麼話？有把別人的患難打賭的道理嗎？

是枝 你對田中君到底是有什麼怨恨的嗎？爲什麼從先刻起一直只說着這些話。

堤 不，怨恨冤仇什麼也沒有。而且我還說他是很沉着的一個人物。在寺田屋的那個騷動的頂點，河內介君也是悠悠地使着軍扇，一點也沒有浮動的樣子。我看了這點，心裏就很佩服了。但是無論怎樣的一個
人物，到了走上了盡頭路時，那也……。

是枝 這些話不要說了（再敲地板）。

（隔了一回）

谷元 飛沫潑進來很不少。

林 是已經到了備後灘吧。

（隔了一回。風的聲音。浪的聲音。）

吉田 喂，仍舊聽不見什麼嗎？

是枝 （無言，仍舊敲着。）

吉田 真個已經被殺掉了嗎？

是枝 (無言。)

橋口 不通嗎？——喂，讓我來試試看。

是枝 (失望而放下了敲的棒。)

(橋口代他敲地板)

(隔了一回)

是枝 永山君怎樣了？去得已經很久了。

谷元 是已經可以回來的時候了。

有馬 真的。

堤 不，這回要輪到我們了。

是枝 喂，泣訴的話不住口嗎？

堤 我不過說着真話。

是枝 有什麼真話。不過是你怕死，心裏在嚇得跳着。

堤 那麼，你不怕死嗎？